

乡 野

江天德

著

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乡 野

江天德 著

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乡野/ 江天德 著.-北京: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, 2005.4
(当代作家书系)

ISBN 7-5043-4394-3

I.乡… II.江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G22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08035号

乡野

作 者:	江天德
责任编辑:	刘耀钊
装帧设计:	李贵芳
出版发行:	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
社 址:	北京市西城区真武庙二条9号 (邮政编码 100045)
经 销:	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印 刷:	北京图文印刷厂
开 本:	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
字 数:	150千
印 张:	7印张
印 数:	2000册
版 次:	2005年6月第1版 2005年6月第1次印刷
书 号:	ISBN 7-5043-4394-3/G·1709
定 价:	16.00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乡土文学小说。

故事讲述山区某小镇一个傻笨男人与三个女人的故事；揭示了乡镇干部鲜为人知的工作、生活故事；反映了山区小镇的风土人情和民风民俗。故事一波三折、寓意深远；读来真实、可亲、可信，令人荡气回肠、耐人回味。

目 录

(一) (1)

“快来看哪，慧佬演黄色录像，现场直播。”猴子得意地喊起来。

(二) (7)

“慧佬！进去帮那个婆娘穿裤子。穿好了，等一下出来，请你吃酒。”杨上可递了一根红狼烟给慧佬，指着手术室说。慧佬二话没说，进了手术室。

(三) (34)

“唉！蠢仔！平时让你看书，你说会头痛；那本叫《列子·力命篇》里不是有讲力和命的故事吗？讲从前，有一个叫力的和一个叫命的。有一天，力对命说：‘你的功劳怎么比得上我呢？’命回答说：‘你对世间事物有什么了不起的功劳，竟想和我老子比起高低来？’力说：‘一个人的寿夭穷苦，贵贱贫富，正是我力所能及的’。……”

(四) (46)

矮仔胡眼睛一瞪，双手捏紧拳头，愤愤地说：“我就是往秧地里走过去。难道你想欺负我？我现在有儿子了，不怕你，要打就来。”大家听了，一个个瞠目结舌，满脸尴尬。

(五) (58)

剃头匠抱住了金花放在床上,随即以饿虎扑羊的姿态,飞身压下。两只厚实的大手紧紧压在两团乳白浑圆的乳房上,左右揉搓着。

(六) (78)

一天傍晚,一辆挂赣B车牌的大型运输车飞速行驶到改路地段。慧佬心急火燎地走在压路机刚碾压出来的路上,左顾右看,神情庄重。

(七) (96)

“你们很会做买卖。”

“我们这种行业不是做买卖,应该叫作盘活资源,开发资源,资源有效利用。你们领导不是鼓励要搞活,要开发吗?”

“怎么?人家都说,你们女人做买卖,固定资产随身带;两腿一张一百块,低头一看货还在;洗刷一下还可卖,反复使用无大碍。”

(八) (115)

“给,这里是四百块钱,是政府欠你的。政府失信于你,欠你这么多年真抱歉。对不起!”余明贤把钱递给王月香,态度诚恳地说。

(九) (143)

“这里有豆腐皮?”王友勇问。

“有咧。你们叫‘腐竹’,我们叫豆腐皮。在清朝时被列为贡品,得到皇家赏赐的白银。很出名咧!”王月香边说边拖着余明贤和黄爱往大位上推。

(十) (155)

老板利索地收拾碗筷,然后打发儿子上床睡觉。慧佬双手插腰,嘴上叼着香烟,在房间里不停地走着。

(十一)	(169)
------------	-------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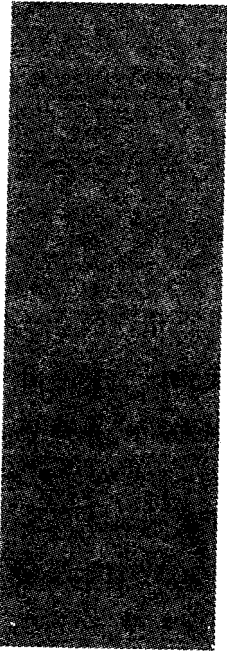
事后,温旺根在核销单据上签上:招待县经贸局吴局长羊一只,从抗旱经费支付……

尾 声	(204)
-----------	-------

慧佬的尸体被送进了殡仪馆。

后 记	(210)
-----------	-------

(一)



“快来看哪，慧佬演黄色录像，现场直播。”猴子得意地喊起来。

熙熙攘攘的墟日又迎来了劳作五天的山里人。山里人大多日出而耕，日落而息，难得逢五天休息一下，调节调节生活的节奏，改善一下生活。这不，夏季里的晨雾尚未散去，起早的山里人或肩挑手提山货，或骑摩托车载人、载货，还有各地前来物资交流的商客，络绎不绝地涌向小镇农贸市场。小镇喧闹起来，沸腾了。

小镇位于莲花山下，称莲花镇。莲花山山峦起伏，高高低低，层层叠叠，溪流交错，群山环抱，山峰连绵似朵朵莲花而得名。莲花镇的镇政府门前是一条三岔街，省道临街而过。临街的右边是农贸市场，这里是多家部门合资建起的，三直钢筋混凝土搭建的框架，遮风挡雨。还筑有水泥摊板和木摊板，供人们摆货交易。也为各路“神仙”的收费提供了佐证。卖服装的在最里边，卖猪肉的则在最外边，卖土特产、卖蔬菜的等等，货物琳琅满目，塞满整个市场，还有占街为市的；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此起彼伏，很是热闹。

屠夫王胖子今天好高兴，因为他与兽医老黄头合谋骗取草鞋亭村老江头的猪，得手了，对半赚。心里很是得意，边剔骨头边用客家山歌唱道：

屠刀尖尖，砧板圆圆；

白刀进去红刀出，一年赚上万贯钱；

猪肝瘦肉炖红枣，日日好比过新年。

正唱在兴头上，在卖猪肉的摊点边，有一个年纪约二十来岁、模样俊俏，但衣服脏兮兮的女子，她从头一个摊点开始走，开始绕，既不买肉亦不讨价，碍手碍脚的妨碍人家做生意，还两眼直直盯着王胖子屠夫。

这时，王胖子发现了问题，惊叫道：“神经婆，快滚开。你这个瘟鬼。”猪肉摊点一下子惊慌起来，一阵骚动。有的屠夫斥责道：“去别的地方，不要在这里影响人家做生意。”有的

色迷迷盯着那女子看。正驱赶之际，胡世界从镇信用社悠哉悠哉地、双手插在裤兜里，踱着步子走来了。

屠夫猴子眼尖，老远看到胡世界，急忙喊道：“慧佬过来，慧佬过来。过来吃烟。”小镇上的人对吸烟都称吃烟。

胡世界外号叫“慧佬”，他在小镇算是个“知名人士”。有的夫妻戏闹开玩笑，妻子看见丈夫傻样喜欢称：“你这个慧佬，傻样。”朋友间有人性情较憨厚，也喜欢开玩笑：“你这个慧佬。”慧佬，属龙，快四十岁了，个子不高，乌黑的脸膛，咧嘴一笑，露出的是黄黄的牙齿，门牙还缺一颗，一双皮鞋露出脚趾，整天身穿一件又黑又脏的军衣，下身穿着开了缺彩旗式的裤子，从身边走过，会飘来一股浓浓的汗馊味。他家住莲花山下的草鞋亭村，自从走出山村，时常露宿农贸市场或者人家的屋檐下，吃百家饭，十天半月不回家。

慧佬东张西望地走了过去，边走边打着哈欠。

猴子忙讨好似地递上烟，手指那女子说：“把这个神经婆赶走。”

慧佬转身一看，眼睛瞪得亮了起来。只见他利索地掏出打火机，点燃香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快步朝那女子走去。他一把拽住那女子的手臂，大声呵斥着：“滚开，死开。”同时，脚下使了个绊子，将那女子扯了个踉跄。屠夫们一阵轰然大笑。慧佬好不得意，又深深地吸了一口烟。

“慧佬，过去和她摔跤。”

“脱她的裤子。”这时，有人起哄，有人出馊主意。

慧佬四周看了看，又吸了一口烟，将烟头一丢，直直地走了过去。

那女子眼睛直直地盯着慧佬。慧佬伸手一把拉住那女子的裤子，用力一扯，没想到那女子的裤子溜了下来。原来没绑裤带，隐私处一览无遗。慧佬看了眼直发呆，满脑子都是村里那女教师硕大的乳房和白白的臀部，还有娇喘的呼吸，想着想着，全身的血液快速地涌动起来，敏感部位已不听使唤，手不由自主地向那女子的裆部伸去。

那女子脸上没有羞涩之意，双腿一缩把慧佬的手给夹住了。

慧佬回头四下张望，喉咙发干，眼睛红红的充满了渴望，口水流得滴滴答答，好像几天没吃饭的馋样。“慧佬，动她的手，不要客气。”又有人在怂恿。“慧佬，看一下谁更利害。”

慧佬又回头四下望了望，转身一把抱起那女子，颠颠倒倒的向卖猪肉摊点围墙外扑去。猴子和两三个杀猪佬，蹑手蹑脚地在后面跟了去。

围墙外，慧佬笨拙地脱下那女子的裤子，又迅速褪下自己的裤子，在地板上众目睽睽之下，翻云覆雨地做着他们（她）们的乐事。那白白的屁股在阳光照射下分外刺眼。没有人阻止，周围只有贪婪的眼光。

“快来看哪，慧佬演黄色录像，现场直播。”猴子得意地喊起来。

不远处几位卖迷信品的老太婆愤愤地骂道：“造孽呵，杀

猪佬会短命，天会诛呵。阿弥陀佛！”这声音在人声鼎沸的农贸市场，实在是太弱太弱。

“黄色录像，现场直播”的声音在农贸市场上空回荡。

在镇工商所墙边拐角处，传来一阵狗的拚命狂吠。原来是一群小孩子正挥舞着竹竿驱赶两只狗，一公一母，正在做那乐事。惹得路人驻足观看。

下午，分管镇公安派出所的副镇长黄爱接到举报，连忙带着联防队员到农贸市场，将还在农贸市场里左晃右晃的慧佬戴上了手铐，带到镇公安派出所办公室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黄爱三十五岁，五短三粗的身材，嗓门特大，他拍着桌子大声说。

慧佬歪着头惊恐地看着黄爱不知所措。

“你要老实交代！镇长问你话呢？看来不松松筋骨，你是不肯说的。”一旁的联防队员说着，一记老拳打在慧佬的腹部。

慧佬捂着肚子杀猪般嚎叫着哭了起来。

镇干部余大发听到派出所一阵哭闹，心想，反正闲着没事，就走过去看热闹。走进一看，原来是黄副镇长在审问慧佬做笔录呢。

“哈哈，你们这些也是傻瓜？这个人是草鞋亭村的傻瓜！你们也不认识？”余大发笑起来跺着脚指着慧佬说。

“是傻瓜？报案的人没有说清楚。”黄爱刚调到莲花镇任副镇长不久，所以不认识慧佬。“他在农贸市场和一个神经

婆做那个事,几个杀猪佬边上看热闹,影响多不好。”黄爱听余大发说抓了个傻瓜,摸了摸自己的头尴尬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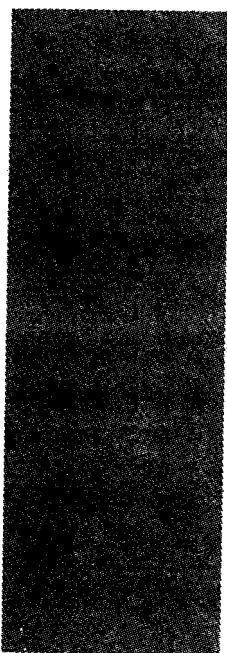
“如果是这样,那要把杀猪佬抓来罚款,按治安管理处理,送他去拘留。”

“真是的,还是我们余大组长想得到。我怎么就忘了呢。”余大发是莲花村的包村组长。黄爱打着哈哈恭维地说。

“去两个人,把那几个杀猪佬弄上来。”黄爱命令道。“慧佬,滚回去。”黄爱说着往慧佬屁股上踢了一脚。慧佬用手揉了揉屁股,回头看了看黄爱,呲牙咧嘴地退出了派出所。

猴子和王胖子共六个人被联防队员“叼”到派出所,学习了一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,又做了笔录,摁了手模,每人罚款人民币五百元,交了钱才放回家。真是饱了眼福,没了口福。

(二)



“慧佬！进去帮那个婆娘穿裤子。穿好了，等一下出来，请你吃酒。”杨上可递了一根红狼烟给慧佬，指着手术室说。慧佬二话没说，进了手术室。

镇政府的干部有个不成文的约定，上班签到后要在楼下集中。有点“有事早奏，无事退朝”的味道。

这天一早，签完到，镇干部杨上可和余大发、王友勇，还有其它几位干部陆续来到楼下。杨上可年长快退休了，余大发和王友勇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。他们

坐在石凳上，发布近期新闻。

王友勇是从县机关下来的干部，对农村工作尚不熟悉，但是对手机却情有独钟。王友勇二十多岁，西装革履、风流潇洒，他手拿一款 TCL 手机在查阅新短信息。第一条：送你一座后花园，在疲倦与寂寞时推开后门，去看看清风明月，行云流水，园子里栽的是智慧树，流的是忘忧泉，开的是自在花，搭的是逍遥桥！这一条短信息是他女朋友发来的，王友勇看了脸上特别灿烂，心花怒放，浮想联翩。

第二条：弟弟看到两只狗在干那事，便问姐姐它们在做什。姐姐不好意思地说：它们在打架。旁边的男生大笑。姐姐怒道：笑什么笑，想打架呀！这条短信息是他县机关的朋友发的，王友勇看罢捂着嘴失声大笑，惹得几个干部凑过去看究竟。余大发看后说：“这样的信息没什么，还是昨天慧佬在农贸市场表演的‘黄色录像，现场直播’更有味道，更刺激。”大家齐声问道：“昨天慧佬又有什么造型。”因为这几天镇政府组织干部抓计划生育工作，慧佬经常在镇政府“做义务工”。主要是抬抬担架，搀扶一下结扎的对象，更多是凑凑热闹。镇政府的干部大部分都认识他。

余大发找个石凳坐了下来，就绘声绘色、指手画脚地讲述起来。

余大发正讲得兴高采烈，慧佬又悠闲地出现在镇政府门口。杨上可忙招呼他过来：“慧佬，说一下昨天的表现。听说你好厉害。是吗？”杨上可一副猥琐的样子。慧佬眼角扫了一

眼杨上可，仿佛不屑一顾。余大发见状，忙递上一支七匹狼烟。慧佬接过烟，掏出打火机熟练地点燃，陶醉地深深吸了口烟，才开口说话：“昨天，会笑死。那个神经婆，把我夹得紧紧的。”说着说着，把烟往嘴里一塞，嘴上叼着烟，往地上一趴，双手撑住，做了几个俯卧撑动作，屁股一拱一拱的。惹得大家哄堂大笑。

这时，副镇长余明贤从台阶上走了下来。他铁青着脸，好像人家欠了他银两似的，虎着个面孔。余明贤在副科的位置上，干了十来年；换届选举前，从相邻的乡镇调到这里；工作兢兢业业，任劳任怨，为人实在，深得干部们的尊重和敬爱。他时常开玩笑自嘲：“这副（妇）科病，时间长，好不了，没治。”干部们也常常和他戏闹：“生命在于运动，当官在于活动，要去活动活动，你的副（妇）科病，就能药到病除。”“唉，这世道变了，琢磨事的，不如琢磨人的。什么密切联系领导，投其所好；理论联系群众，实践联系实惠啦；什么不跑不送、降职使用，光跑不送、原地不动，又跑又送、提拔重用。算了，不提也罢；休管他人的事，我们要对得起自己一份工资，无愧良心就行。官场显赫也险恶啊。”他摆手摇头，叹气，满脸无奈。余明贤人长得干瘦干瘦，一米七的个头，一件西装穿在身上，好像是挂在衣架上，风刮过人都会跌倒。其实，他精气神十足，身手敏捷。他有一个爱好，就是文学，诗歌、散文、新闻、报告文学什么都来一手，利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写作培训，经常有文章见报。昨天，市报刊登了余明贤的两首获

奖诗《建筑女工》、《集市》，镇村干部争相传阅：

《建筑女工》

高高的脚手架上
有过无数少女的梦
忧伤、欢乐
她们却一往情深
写下理想的诗篇
晨曦留住她们的情影
夕阳挽着她们的衣衫
没有连衣裙的装饰
壮观的大厦衬托着绰约的身姿
双手弹奏出美妙的旋律
汗水、情爱
溶进巍峨的楼体

《集市》

山里的集市
是迷人的画屏
涂了青翠 涂了乡情
涂了山里人的真诚